

天地大美须自亲历

文海南日报记者杜颖



林清玄的文字影响了两岸许多青年读者。

眼前62岁的林清玄，人如其文字，瘦骨超凡。

在台湾佛光山举行的2015年两岸笔会作家座谈会上见到他，给人以温暖又充满着禅味的初识感受。

被誉为“当代散文八大作家”之一，童年时开始写作，历经50余载岁月，写作，几乎是与他参悟佛学同步。虽属尘世中人，但他善于用饱含能量和生命力的事物来传递思想，而那富于超越性的眼光和表达方式，也深深影响了海峡两岸一代青年读者。

5月8日晚，林清玄接受本报记者专访，他笑谈自己是一名农夫之子，也曾想“一步到位”抵达一个很高的境界，但后来他意识到，人，应该摆脱生活和世俗的捆绑，勇于贴近真实的自我。勤奋，更加勤奋，方是成就之道。

农夫之子的作家梦

林清玄从小家里很穷，在18

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第十二，儿时常常遭遇家中揭不开锅的情形，“为吃上一口饱饭的尊严”在林清玄幼年的心中有很深的记忆。或许贫困最能刺激人奋起的心智，林清玄在很小的时候就激励自己，“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比一般人更加勤奋！”

然而，在那样一个时代，怎样才能成功？林清玄说，“可以让我得到超脱的，就是我的文学写作，还有我对心灵境界的向往。所以差不多从念小学起，我每天一定会读书，而且一定要读到让我感动的句子我才会去睡，睡觉前还会‘反哺’，遇到很是感动的话，一定要背下来。我小时候的记忆力很棒，此外就是不停地写作。”众所周知，林清玄很擅长写短文，他坦言，这是数十年如一日写作带给他的成效，“小学时每天写500字的文章，初中的时候每天1000字，高中的时候每天2000字，念大学时写3000字，不管多忙，谈恋爱也写，失恋也写，直至现在，每天都仍在坚持……”总会有人问林清玄：“这么多年你到底写过多少文字？”他就会坦诚说“我真的已经没有办法计算了，如果可以拿出来算的话，就是我出版了200多本书。”

勤写能开创作门

在他的眼中，每天勤苦的练习，最终会自然而然地找到写作的路，或者称作“门”。

今天，面对市场上太多的出

版物，他给青年人的建议是，不要放弃阅读。读有两条路，一条是读“经典”，伟大的作家必然有伟大的思想，要学会站在一个个巨人的肩膀上；另一条就是要去读“杰克的魔豆”，读那些经典与现代生活和现代思想相结合的书籍。

读书使人明智，林清玄偏好的作家是泰戈尔、纪伯伦、赫曼·何塞；而在中国，他对古时苏东坡、李白、白居易，现代的梁实秋、林语堂等非常崇拜。“我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了两种共性：一个好的作家，一定是一个生活家、思想家，他们同是以生活和思想作为基础来写作；第二个共性是他们都以观点先行，先有观点，再下笔文章，而不只是有感怀。这些对我触动很大，决定了我一生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观点先行，有观点才会写，我这辈子也期待让自己变成生活家和思想家，现在仍在努力当中。”

林清玄所说的观点先行，就是身为作家，要有独到的与他人不同的观点，形成自己的风格，这样的文章才会比一般人的饱满。而观点的支撑是要有故事的，有故事就必须要有感动。

走向人生的大美

林清玄每年要到内地十多次，他欣赏内地文学创作的蓬勃。在他的眼睛里，现代社会资讯发达，年轻作家从事文学写作，文风上内地和台湾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界限了，也完全没有了

过去那种内地文学作家较为“沉重”，台湾作家文风较为轻快的区别。

两岸交流，文化先行。让林清玄倍加感动的是，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。他发现，内地从小学到初高中所有的语文课本总计收录了18篇他的文章，这意味着，从很小的小孩子到青年学生都会读到他的作品。“这在2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我相信，这就是文化的力量，这就是文化交流的结果！两岸在文化上一定会打破越来越多的界限，我很乐观，两岸会越来越好，合作往来会越来越密集。”

林清玄向记者透露，他现在正在同时写作10本书，丛书大框架下的书名叫做《走向人生的大美》，10本书中的部分书籍有望年内出版。他解析，庄子有云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为何不言，是要人自己去体会和看见。

“同时写10本书会忙得过来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你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吗？10本书就好像你把10匹赛马的栅栏打开，看哪一匹最先跑到终点，这种感觉，蛮好！”林清玄笑着说。

■ 林清玄，1953年出生，台湾高雄人，当代著名作家、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。他是台湾作家中最高产的一位，也是获得各类文学奖最多的一位，也被誉为“当代散文八大作家”之一。

海南适宜诗歌生长

文海南日报记者杜颖

郑愁予开创了台湾现代诗歌。
宋国强 摄

“我打江南走过，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，东风不来，三月的柳絮不飞……”

当听到耳熟能详的诗歌《错误》，台湾诗人郑愁予的婉约诗句又将少年往事勾勒于心头。

2015年两岸笔会在台举办期间，诗人郑愁予参与了多场作家组的座谈，他装束年轻而现代，但话语却深沉温婉，字句如诗，拨动人心弦。他喜欢年轻人，愿意与两岸青年交流诗歌创作，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专访时他动情地说，文化是人类生活的价值，具有正面的积极作用，最值得尊重和敬畏。两岸文化交流，产生的深厚友谊，我始终相信这种文化的力量会越来越大，而诗歌作为文化的重要表达形式之一，它的存在与人的性灵相关，也惟此，诗歌将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。

我是抗战的儿子

祖籍河北，出生于山东济南，郑愁予童年时就跟随当军人的父亲走遍大江南北。因为转徙于各地，郑愁予对诗歌所产生

的意识萌芽几乎都在避难途中完成。在他久远的记忆里，很小的时候的生活场景已开始有了印记，那些印记潜存于脑海，形成的一种潜意识，成为他日后诗歌创作最为重要的情感来源。

“我是抗战的儿子。”郑愁予这样评价自己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父亲郑长海奔赴前线战场，母亲带着他和他的其他兄弟姐妹开始“流浪”生活。从南京到山东、到北平，一路战火硝烟弥漫。“老百姓太苦了……”这是种在少年郑愁予心中难以纾解的心结。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，郑愁予追随父亲来到北平。

1948年暑假，郑愁予参加了北大暑期学校的学习班，参加学习就要出作品，北大教授让每一位学子都写一篇文章交作业，郑愁予交出的作业竟是一首诗，名叫《矿工》：“矿工一生下来，上帝就在他的手上画了十字……”

这是他去参观北平门头沟矿工生活后的有感而发。没料到，15岁少年人生的第一首诗歌受到北大教授的大加赞赏，教授将一句评语送给了少年：“你的诗所以感人，是因为有形象思维和人道主义。”

很快，16岁的郑愁予出版第一本诗集《草鞋与筏子》。长大后的郑愁予后来最终明白，恩师所指的形象思维，即是一种意象主义，而人道主义也就是内心存有的人民情怀，这，成为郑愁予此后一生尊重并为之追寻的话语。

诗歌是有使命的

1949年，郑愁予跟随父亲

到台湾，并一度搁下诗笔。直到两年后，难耐苦闷又重拾诗笔，发表来台后第一首诗《老水手》，仍是着眼于底层人的生活状况，写出诗人对生命的流逝感和无常观的体悟。

逐渐地，诗歌成为郑愁予书法人生感悟的载体。在他眼中，诗歌本身是有使命的，纵观中国历史，几乎每一首经久流传的诗歌都教化人民，比如《诗经》、比如孔子的集著，都是感化人心的教科书。

伴随时间推移，郑愁予的诗

歌创作逐步分出“四大板块”：其一，是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，这使得他早期在台诗歌中饱含一股阳刚之气。196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，台湾发起文化复兴运动，郑愁予创作长篇诗歌《衣钵相传》，轰动台湾社会。其二，是开创台湾现代诗。

作为台湾现代诗社创始人，郑愁予将现代诗歌集大成者的众多诗人的诗歌长处抽炼出来，创意形成新的写作手法，他的那首被誉为现代抒情诗歌“绝唱”的《错误》，让人们通过心灵的“窗”，获得许许多多深刻的启示；其三，是写意山水自然。其四，是书斋生活。郑愁予说，“这是我静下心来通过思维，从历史长河之中、从许多哲理之中经过笔记整理出来了诗歌部分。”

诗人不能出离社会

郑愁予之诗歌，其整体构成的韵律、节奏、色彩和结构等诸多要素都富含纯美及唯美性的直觉把握，且善于捕捉与之相关的

丰赡轻灵的意象，从而达成视觉美的新语境创造，那么，大师的诗歌究竟如何练就？

“诗歌是独立的，不混合于其他艺术形式，它的存在始终与人的性灵相关。”郑愁予否认诗人必须孤独生活，他认为，孤独生活的诗人写出的作品也一定如同嚼蜡，产生不了情趣，诗人要出离社会是不可能的。“年轻人在创作的任何时候，试着把自己的性灵投入诗歌之中，并以音乐性来辅助，即会产生更加美妙的抒情。”

对于两岸文化的交流，郑愁予特别提到了去年10月三亚举办的首届国际诗歌节，他到了海南岛，且有幸成为琼州学院客座教授。“我发现，海南的人文环境其实非常适宜诗歌的发展。”以不断地行走各地为灵感，郑愁予透露，今年，他正潜心以汉字的解构和新的音律尝试开拓新的“诗歌板块”。

然而，我们不解。

郑愁予却笑了，他为记者打了比喻，“形象一点讲，很像曾经备受争议的‘豆腐干’诗，但，我要改变它。”

或许，不舍创新，就是郑愁予个性气质最本真的流露，这是他的使命、诗歌的使命。

■ 郑愁予，原名郑文韬，祖籍河北，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，当代诗人。他的《错误》、《水手刀》、《残堡》、《小小的岛》、《情妇》、《如雾起时》等诗，不仅令人着迷，而且使人陶醉。被称为“浪子诗人”、“中国的中国诗人”。